

絜

齋

集

二





集 齋 絜

(二)

撰 變 袁

絜齋集卷七

論

管仲器小論

桓公得管子于縶囚之中。國桓公原本遼宋欽宗諱作威公今改正後倣此置射鉤之怨。親迎于郊。齋戒十日。禮之于廟。三酌而授政焉。故孟子以爲學焉而後臣之。在春秋時。能盡禮尊賢如桓公者。蓋鮮矣。一則仲父。二則仲父。得君又如此其專也。然功烈之卑。遊孔門者羞稱之。仲何以得罪于聖門。若是耶。嗚呼。仲誠智術有餘者也。而未聞先王之大道。迷其本而勤于末矣。仲之相齊也。舉賢才。明賞罰。令行于諸侯。九合不以兵車。使民離左衽之患。實有大功焉。惜乎其器小而易盈也。孔子曰。管仲之器小哉。仲之生平。此一語盡矣。如桓公問仲以行霸用師之道。仲則曰。公欲定卒伍。修甲兵。則大國亦將爲之。難以速得志于天下。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。嗚呼。齊大國也。修其軍制。使諸侯畢來取法。皆定卒伍而修甲兵。將復見西周之盛。其規模豈不甚廣。而仲以爲若是則功不可速成。遂使前日功業一朝掃地矣。此皆仲未聞大道。其器小。故其功如彼卑也。大抵心之正者。所用無不正。而智有餘者。足以累其心。由東周以來。士大夫日趨于卑陋。如仲之才。誠不易得矣。然攷其行事。蓋智有餘而心不正者也。古之聽訟者。令民入束矢鉤金。非以爲利也。仲依

倣其法。亦使民入焉。鑄金爲兵。矯箭爲矢。而甲兵大足。乃因是以爲利。何其與古異耶。古有擇人之官。道王之德意。仲欲圖霸。而恐天下不從。乃使游士八十人。播其美于諸侯。亦其利心之所發耳。仲非不知經也。惟其機智有餘。則竊先王之法。以爲己利。仲之心術不正。彰彰焉不可逃矣。仲誠有意于治己者。則心術之病。固當痛治。而力鋤之。惟其胸中所期。不過區區功業。足以顯名于諸侯。以終吾世而已。心之不正。非所急也。其心術既差。又豈能正其君之心乎。此皆器小之形也。昔者左丘明最愛管氏。其書所載。如辭子華之請。受下卿之禮。類皆可美者。及變古司馬法。而爲區區之內政。其用心何狹哉。此仲所以爲器小也。仲制其國。士與工商各自爲鄉。士鄉爲兵。工商鄉專幹鹽鐵。養兵于此。取利于彼。其爲謀亦巧矣。然用人傷于太多。古昔司徒籍兵雖衆。而司馬調之則寡。孫武言興師十萬。寧居七十萬人。是七家而取一卒也。今仲以爲五家爲軌。而一軌出卒五人。是一家而出一卒。何其太甚耶。仲之意以爲不如是。則霸業不可以猝就。苟一時之功。而廢先王經久之制。此仲之所以爲器小也。大臣之職。莫大于正君心。桓公自言有大邪三。而仲以爲無害。其所以害霸者。惟任賢之不專耳。是仲之意。不過欲其君專任己。而不參以他人。則己得以行其所欲爲耳。而不知君心不正。則爲治之本不立。功業豈能及遠哉。仲之經營霸業。八年而後成。蓋亦勤矣。然功業甫定。而其心侈然。娶三姓女。官事不攝。臺門反坫。用國君禮。己爲奢淫若是。又安能止其君之縱欲乎。君心日蠱壞。故仲一死。而小人用事。史遷作夷吾傳。專攻其失。如桓公實怒少

姬襲蔡仲因而伐楚。責包茅之不入。桓公實伐山戎。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。皆探其心而深排之。然則後人何所取信哉。吾始亦疑之。讀孔孟之書。而後知孔子雖以仲爲器小。爲不知禮。然未嘗不稱其功。以爲民到于今受其賜。且有吾其左衽之嘆。其稱之如此。至孟子則不然。曰。管仲。曾西所不爲。而子爲我願之乎。誅絕之辭。略不少貸。孔孟豈有異旨哉。蓋仲于周衰之際。糾合諸侯。攘卻戎夷。有大功焉。孔子與丘明。實受其賜。不得不稱其功也。及孟子時。去管仲已遠。遷之世。相去又益遠。仲之澤已竭。而其過昭然。不可掩矣。正其罪而誅絕之。其理固如此也。雖然。孔子作春秋。美桓公之盛。而管仲不見于經。豈非桓公尊賢之誠。可以引之當道。而仲以區區智術而小之。此固聖人之所貶也。噫。仲真器小。聖人之言。真足盡其生平哉。

商鞅論

商鞅用于秦。變法定令。已而太子犯法。鞅曰。法之不行。自上犯之。乃黥刑其師傅。夫太子。君嗣也。師傅。爲戮辱莫甚焉。而鞅以峻法繩之。不少假借。知有公家而不知其身他日之利害。觀其迹若不徇己私者。謂之忠臣。夫豈不可。而君子羞道之。何哉。鞅非能忠者也。迹若不徇己。徇己之尤者也。或曰。鞅辱及君嗣。不顧其身之利害焉。在其爲徇己乎。曰。不然。鞅之舉動。無非己私。彼以爲行法不自近。則令將不行。而無以濟己之欲。故假于公以成其私耳。鞅刻薄人也。其朝夕所圖。富強之效也。而富強不可驟致。則違道而圖。

之先王之治民。惟懼其不親睦也。今使民有二男以上。不分異者。倍其賦。以離散其歡欣和睦。此豈先王之意哉。有功者顯榮。無功者無所芬華。甚者宗室非軍功。不得爲屬籍。朝夕汲汲于功利而理之。是非可否不問也。步過六尺者有罰。棄灰于道者有刑。使民惴惴然。手足莫知所措。雖一時致富強之效。而秦之本根撥矣。鞅豈不知其悖理哉。以爲法禁不嚴。則富強之效不可致。富強之效不可致。則無以滿君之欲。而固己之寵也。夫以固寵之私。而違道以邀功利。此非徇己之尤者乎。古者井田之法。自十夫有徑。等而上之。爲畛。爲涂。爲道。爲路。至萬夫而止。所以通車徒。便往來。不得不若是詳也。鞅起而更之。併其千爲一。而謂之阡。併其百爲一。而謂之陌。阡陌之法行。則道路少而田益多。穀粟不勝其富。而井田雖廢。不恤也。古者五家置一比長。等而上之。爲閭。爲旅。爲黨。皆置官焉。官雖多。廩祿雖費。而訓告其民者至悉也。鞅併鄉遂以爲縣。五千戶始置一令。不及此者。惟置長官。職旣少而廩祿多。歸于公上。雖變古法不顧也。嗟乎。古先聖王經理天下。事事物物。各處其當。其思慮至悉。而鞅徑變之。以富強其國。以威制諸侯。以顯名于天下。以滿足其君之欲。以益固其位。鞅之徇己。毋乃太甚哉。天下道二。曰公與私而已。公。天理也。私人欲也。人欲熾于胷中。凡可以利己者。無所不爲。而天理何在哉。景監嬖倖。而鞅因之以進。說君以帝道而不合。則屢變其說。而卒以強國之策售其欺。鞅之急于進取如此。其後秦人怨之者衆。趙良勸其去位而不能從。則其施爲舉錯。何往而非己私耶。嗚呼。其行法于君也。似不阿。其勸耕織也。似知本。其令行禁止也。

似有功。然探其心術。則人欲紛亂。而未嘗須臾寧息。君子豈以其迹而掩其心哉。道不拾遺。山無盜賊。人。以是爲缺之功。缺以峻法繩其民。特劫于威服爾。何功之云。心術一差。萬事顛沛。君子是以知利心之不可有也。缺之設心。日夜惟己是利。及其出亡。至無所舍。車裂以徇。爲千古笑。缺亦何便于爲己利哉。

諸葛孔明論

君子胸中之規模。要不可狹也。有三代王佐之規模。斯有三代王佐之事業。甚哉。王佐之規模。非淺識所可窺也。彼道德之富。涵養之深。胸中所藏。莫知其際。豈可以一節稱一行名哉。後世之士。不足以進于三代。我知之矣。自處爲甚卑。一節一行。足以自表。則其心足焉。宜其規模之狹。不足以望古人也。春秋以來。如鄭子產。晉叔向。皆賢卿大夫也。其規模已不足以望三代之士。又況秦漢而下乎。偉哉孔明。生于兩漢之後。而庶幾乎三代王佐之規模。此豈區區一節一行之士哉。高臥隆中。不求聞達。每抱膝從容長嘯。其所以自養者。孰得而測之。先主以帝室之胄。英才蓋世。枉駕草廬。三往而後見。非自尊也。其所抱負者大。用之不敢輕。使先主不能降屈。以至于再三。吾有獨善其身而已矣。世方汲汲于功名。而孔明恬然若無意者。此其所存者何如。而規模豈易量哉。相先主治蜀。明賞罰。核名實。撫百姓。示儀範。此未足以見其規模也。蓋讀出師一表。而後知之。昔周家之制。中外一體。故王之左右。職衣服飲食者。皆屬之天官。惟其一體故也。自漢而下。無能識此意者。今孔明之言曰。宮中府中。俱爲一體。陟罰臧否。不宜異同。具言其臣良

實忠純者。宮中之事。宜悉咨之。其深明夫一體之義乎。自古大臣出征于外。而國中晏然者。惟周公爲然。今孔明亦連歲出師。而未嘗以根本爲憂。非疎也。蓋有以處之也。郭攸之。費禕。董允之徒。朝夕翊贊于內。又有性行淑均。如向寵者。又言侍中尙書。長史參軍。皆端良死節之臣。願親信之。其國中多賢若是。而誰敢萌窺覲之心。王佐之經綸。豈意復見于此時乎。彼非仕而後學者。意其在畎畝中。龐德公。徐元直之流。相與講之者熟矣。王通氏言。亮而無死。禮樂其有興乎。卽其經畫。而探其所存。誠有足以興禮樂者。然吾有疑焉。劉璋本以好逆。而乃爲譎計。以取其國。璋。同漢賊也。孔明爲漢除殘。雖誅之可也。然旣與之合矣。而又襲之。得無虧于信乎。治蜀太嚴。纖惡不宥。法正規之。而不能從。且筆申韓管子六韜之書。以授後主。亦非三代王佐所以輔其君者。毋乃時不逮古。思其上者不可得。而姑爲其次者歟。然古人惟道之行。不可則止。未嘗少貶也。而孔明姑爲其次者。毋乃其學有所未至。而然歟。雖然。王佐之不得見久矣。得見幾及焉者。斯可矣。孔明之心。未嘗須臾忘漢。觀其大略。于王佐蓋幾焉。圖畫其國。決非兩漢人物所可及也。迹其將有事于北。而恐有乘其後者。遂五月渡瀘。深入不毛。旣得孟獲。七縱七擒。以深折其心。然後孔明得安意北征。而無所忌。蜀兵旣寡。難以歲歲用。則使十二番休。故雖屢用之。而兵不罷。所爲八陣法。深得古意。用兵止如山。進退如風。所至營壘井竈。皆應繩墨。誠可謂善治軍者。行國君事。而人不疑。李平。廖立。沒齒懷德。當三國土地分裂之餘。乃有人物如孔明者。而又何議焉。曰。孔明。人傑也。君子要當以人傑待。

之闊略優容。所以待常人而施之賢者則否。隨其所未至。而以王佐繩之。所以愛孔明也。以孔明之規模而充以古聖賢之學。將爲漢伊周矣。惜乎其不全不盡也。開國立配。而所納乃劉焉之子婦。身爲宰相。而躬校簿書。孔明而有伊周之學。豈其不全不盡若是歟。此吾所以重爲孔明惜也。

陸宣公論

三代而上。天下多全才。自秦漢而下偏矣。人才之不同。國家盛衰之所關也。三代而上。有名世之君。斯有名世之臣。其器博故其用周。內而承弼厥辟。外而經理庶務。恢恢乎無所處而不當。是之爲全才。而孰能指其偏者。吾悲夫秦漢而下。人物之不古也。于此雖長。于彼必短。故夫忠言讜論。拾遺補闕。以正直聞世者有之矣。然經濟天下之略鮮焉。剗裁庶務。經理疆場。以幹略過人者亦有矣。然承弼人主之德者無聞焉。人才之偏若是。視三代之全才。遼乎其不相及矣。雖然。天之生賢。非有古今之殊。豈可謂三代而後。終無全才耶。人惟安于淺陋。不能充而大之。故其不逮也如是。若唐陸宣公。其庶幾于全者矣。德宗多欲之君也。而贊道之以仁義。德宗強明之君也。而贊勸之以納諫。知其好勝。又恥聞過。正言直指。雖拂其意而無益也。則和緩其辭。而委曲其意。不憚于諄諄。而庶幾潛格其非心。其言一不誠。心莫之保。一不信。言莫之行。所以切劘君心。懇惻如此。雖三代盛時。承弼其君者何加焉。當是時。神策六軍。悉戍關外。未有爲根本慮者。贊力言之。而帝不從。後涇師忽變。其說始驗。論防秋利害。務所難。忽所易。勉所短。略所長。深中當

時之病。且詳陳六失可去。八利可興之策。贊儒生也。而邊境事諳練如此。則其胷中之經綸。豈易窺哉。世無全才久矣。今贊也。內而正君。外而謀國。繩愆糾謬之益。開物成務之策。綽然有餘。曾未聞有扞格而不通者。贊果何自而能全耶。吾知之矣。學問涵養。所以潛其心者至矣。小心精潔。未嘗有過。或規其太過曰。吾上不負天子。下不負所學。遑他恤乎。惟其所學有自。故其燭理甚明。其律已甚嚴。其施于用者無不周也。觀其勸德宗以舍己以從衆。違欲以遵道。遠儉倭。親忠直。推至誠。去逆詐。斯道甚易知易行。不費神。不勞力。在約之于心爾。非心地明白。安能啓迪其君。若是之簡直耶。雖然。嘗以孔孟之道觀之。用之則行。舍之則藏。禮貌未衰。言弗行則去之。此孔孟所以垂世立教者。贊之告君。不憚其煩。而帝每不能聽。知幾而作。不俟終日。可也。而贊獨安焉。陰失帝意。卒以貶死。贊誠有學者。曷不師孔孟而亟去之。嗚呼。可退而不退。宣公處之。必有深意。未可輕議也。有道則見。無道則隱。此雖天下常理。然君子憂世之深。視天下不治。如赤子之在水火。雖知道之將廢。豈忍坐視而不救。必區區致力于未極之間。苟得爲之。孔孟所屑爲也。豈與小丈夫諫君不用。則悻悻然去則窮日之力。而後宿者比也。宣公所以不忍亟去者。意其在此。吾故曰。未可輕議也。

邊防質言論十事

竊惟當今之務。備邊爲急。而兵機將略。非儒者所當言。故孔子曰。軍旅之事。未嘗學也。而孟子亦云。善戰

者服上刑。嗚呼！信斯言也。不曰我戰則克。君子有不戰。戰必勝乎。然則兵機將略。乃儒者所當講也。撫簡策之所記。參師友之所談。條陳利害。達其意而已。不矜藻飾。故曰質言。

論戰

司馬法曰。天下雖安。忘戰必危。此言國家之武備。不可一日弛。雖積安極治之世。不可忘戰。況危機交迫之時乎。竊料今日之勢。必至于戰。戰非美事也。不戰而屈人兵。豈不甚善。然觀時度勢。雖欲僥倖無戰而不可得。何者。敵失巢穴。假息河南。豪猾竝起者。必又從而蹙之。師一渡河。汴京鼎沸。浸淫不已。而侵軼之害。近在目前。能無戰乎。往者紹興講和。不過金人一國和好。既通。無復餘事。今蒙韃靼衆女真據有之地。必將四分五裂。與我爲鄰。種類不一。必有崛強喜功。不我親睦者。能無戰乎。往者金人盛強。朝廷姑息。勉強和好。今金師屢敗。亡無日矣。而敢偃然自大。邀我聘使。索我歲幣。若遽許之。姦雄窺覘。謂吾衰弱已甚。故雖垂亡之寇。奉之惟謹。有鄙我心。輕來伐我。能無戰乎。金人我之深仇。而敢駐汴京者。謂我不能復讎。可以無南顧之憂也。遽與通和。必墮其計。若不欲遽絕之。姑告之曰。俟復還燕薊。交聘如故。委曲遷延。遲以歲月。殘寇必亡。萬一未亡。謂吾無信。致螫于我。斯與之戰。乘其衰弱。克之易耳。大抵爲國家者。固不宜好戰。亦不可憚戰。晉之渡江。國非不弱。而未嘗肯與敵和。石勒來聘。輒焚其幣。祖逖出鎮。而河南復爲晉土。苻秦南牧。一戰而卻之。蓋強敵在前。晉人朝思夕慮。求勝敵之策。所以克保其國。我朝中興之初。數與

敵戰。良將輩出。王師屢捷。岳飛。韓世忠。劉琦。吳玠之徒。勳烈表表于紹興間。非秦檜沮之。復故疆。刷國恥。端可必矣。今廟堂之上。圖畫邊備。如恐不及。必不以戰爲憚。而後人才共奮。何患其無成功哉。

論守

自古有戰。則有守。戰所以摧敵。守所以固圉。兼而用之可也。故陸宣公論攻討之兵。則必有鎮守之兵。保親戚而後樂生。顧家業而後忘死。鎮守之兵也。今欲固吾封疆。使敵人無敢侵軼。豈可以無若是之兵哉。雖然。有若是之兵。則有若是之費。民力旣竭。賦不可增。將何以給之。朝廷深計遠慮。令大軍有闕。無復更補。移其贍養之資。爲吾鎮守之費。招壯勇充邊屯。各保其所以待不虞。可謂妙于經畫矣。而或者有疑焉。昔我先朝用師西陲。夏竦請增置土兵。而楊偕建言。古者兵有九地。而士卒近家者。謂之散地。言其易離散也。偕之此言。本于孫武。武談兵之雄也。而深以散地爲戒。然則今日募兵屯邊。不離鄉井。敵人臨之。我不能禦。倏焉而散。果足以任保護之責乎。曰。孫子之意。非以散地爲不可戰也。要使人知所儆懼而已。譬之涉大川者。當憂其易溺。而非以大川爲不可涉也。戒之戒之。深虞其散。而有恩德以固結之。有法度以整齊之。斯不散矣。古之善馭軍者。撫之如慈父。制之如嚴師。其恩也。如雨露之濡。其威也。如雪霜之凜。感其恩者。不忍散。畏其威者。不敢散。協力一心。致死衛上。不啻如捍頭目。夫然後藩垣固。門戶壯矣。雖然。間諜不明。則軍情亦未易定。國初名將守邊。關市之征。恣其自用。厚給間諜。敵人動息。靡不知之。常先爲之。

備。故寇入則必敗。其後李允則爲帥。卒有亡入敵境者。移檄索之。答以不知所在。則告之曰。是在某所。敵不敢匿。若今日邊將亦能若是。則募兵可恃以無恐。而何憂其易散。請以此裨鎮守之說。

論招募

兵可募也。而亦甚難。徒有募兵之名。而無可使之實。何裨于武備哉。饑荒之歲。民無所得食。故募之易。閒暇之時。爲兵者未戰。故募之亦易。今年穀屢豐。邊事方急。惟豐也。故人無意于爲兵。惟急也。故人憚其爲兵。合斯二者。而下募兵之令。僅得夫驕怠脆弱。望風遁逃之人。將焉用之。然則當如之何。聞之曰。重賞之下。必有勇夫。其賞信。其利厚。以是激之。將躍然奔赴。不可得而已矣。晉之平涼州也。馬隆募能挽弓四鈞。弩三十六鈞者。無問其所從來。立標簡試。旦及日中。得三千五百人。夫弓弩若是之勁。而應募若是之速。彼果何術以驅之耶。及觀涼州旣平之後。朝廷欲加隆將士勳賞。有司以爲隆將士勳賞者。皆已先加顯爵。不應更授。楊珧駁之。乃復賜爵加秩。由是知此應募之初。未及征行。而勳賞已頒矣。夫安得而不勸。自春徂冬。成功而歸。不過一歲。而與之三年軍資。受賞多矣。夫又安得而不勸。今之招募。不識能如是否乎。嘗聞國初。邊將利權甚專。非私之也。欲其廣募驍勇爲爪牙也。中興之初。背嵬一軍。最爲勇健。各持巨斧。上搥人胸。下斬馬足。北敵深憚之。此殆李牧所謂百金之士也。豈止錢二三千之所能招。亦豈日給一二百錢之所能養乎。方今財計未充。誠難廣募。然捍禦應敵。有不可已者。惟當由中及外。痛節冗費。而專以

邊事爲急。庶乎其可辦矣。書不云乎。罔曰弗克。惟旣厥心。苟盡其心。事無不可爲者。

論橫烽

夫嚴守禦之備。募驍勇之兵。國事果濟矣乎。曰未也。兵力雖強。寡助則弱。主將雖賢。孤立則危。自古如是者多矣。毛寶之戍邾城也。以旁無應援而敗。張巡之守睢陽也。以援兵不至而覆。夫寶巡非不智且勇也。嬰孤城。捍強寇。其力固不敵也。今夫手足相爲用。則其身安。鄰里交相助。則其家可保。矧天下事莫難乎兵。而可以無援乎。沿邊勁卒。分屯要害。宜若壯矣。然利害不相同。左右不相關。首尾不相副。聲勢不相接。則亦何以禦方來之寇。非寇不可禦也。獨以一軍當之。是以難爾。昔元祐初。范純仁經略環慶。建請諸路修橫烽之法。賊兵侵犯。則竝舉橫烽。傳報鄰路。且乞委經略司。選策應兵馬將副使臣。分爲二番。戒諭士卒。整繕器械。凡軍行不可闕之物。平時一一備具。常爲猝行之計。纔見橫烽。立相赴應。偉哉斯言。其常山蛇勢乎。擊其首則尾至。擊其尾則首至。擊其中則首尾俱至。純仁深知兵略。得乃父仲淹之傳。故切于事情如此。今遺法俱在。曉然可行。凡封畛相接者。皆明乎患難相助之說。則雖有強寇。莫能肆毒矣。李崇刺兗州。患其土多盜。村置一樓。樓皆有鼓。盜之發也。次第擊之。俄頃之間。聲布百里。守其險要。靡不擒獲。此橫烽之近似者。猶立見效。況其大者乎。古人有言曰。同舟遇風。吳越相救。以此發明人心。使之協力無間。今之急務也。公朝急圖之。

論軍陣

橫烽之說。旣言之矣。請復以古陣法明之。五人爲伍。伍有長。積而爲兩。爲卒。爲旅。爲師。爲軍。總萬二千五百人。兵亦衆矣。等級相承。職愈尊。則隸焉者愈衆。倡而率之。若身使臂。若臂使指。井然有條。雖繁不紊。故曰。治衆如治寡。分數定也。分數旣定。交相爲用。雖變化無方。而體統常定。故曰。紛紛紜紜。鬪亂而法不亂。渾渾沌沌。形圓而不可敗。諸葛亮妙達斯理。制爲八陣。以後爲前。以前爲後。四頭八尾。觸處爲首。敵衝其中。首尾俱救。此古法也。布陣如此。誰能克之。此所以旣擒孟獲。縱使更戰。而七縱七擒也。渭南之役。司馬懿久與相持。而不敢戰。蓋知其不可敗也。史稱懿常遣兵掎亮之後。頗有殺獲。是其小小者。而其大勢。實未嘗動也。夫兵至于不可敗。則無敵于天下。戰至不可敗。則退焉而不可追。亮沒而師還。懿嘗躡之矣。楊儀反。旗鳴鼓。而懿不敢追。蓋知其不可追也。深乎深乎。其神于用兵者乎。馬隆得之。涼州之役。樹機能以衆萬計。或乘險以邀其前。或設伏以截其後。自謂謀無遺策矣。隆依八陣法。作偏箱車。且戰且前。奇謀闢發。卒以全勝。此則孔明之故智也。唐太宗自稱吾擊弱敵。嘗突出其背。反攻之。以是必勝。可謂難能矣。然其所遇者脆敵爾。若以八陣法禦之。前可得而突。後可得而攻哉。是故莫精于古法。莫全于古法。善用兵者。當以是爲本。不本諸古。而率意以戰者。是謂浪戰。其勝者幸爾。張巡用兵。不依古法。然其言曰。吾止使兵識將意。將識士情。驅之而往。若臂使指。卽古法也。有志于當世者。其精講之哉。

論訓習

有兵而不教。與無兵同。教之而不精。與不教同。夫人未有不可教者。怯者可使勇。弱者可使強。況天姿強勇者乎。孫武之教婦人也。約束既明。申令既熟。斬二隊長。而能于俄頃之間。使深宮之女。左右前後跪起。皆應規矩繩墨。馬燧節度河東。以騎士單弱。悉召牧馬廝養。教之數月。皆爲精騎。人豈有不可教者哉。古人知其然也。蒐苗獮狩。四時之間。未嘗不教。目熟于旌旗。耳熟于金鼓。手熟于器械。足熟于馳驟。坐作進退。無所不熟。被鎧甲。不知其爲重。蹈險阻。不知其爲危。教使然也。雖然。教之而無以激厲之。則如勿教而已矣。今國家所恃者。大軍也。雖曰教之。而激厲之術。闕焉不講。州郡亦然。禁旅廂卒。名之曰教。而無所激厲。猶不教也。凡人之情。孰不趨利。大軍財用。固自有餘。爲主帥者。視其技藝之精。月以一二千緡錢賚之。歲不過一二萬計。州郡財用。亦非甚乏。爲郡將者。視其技藝之精。月以數百緡予之。歲不過數千緡計。厥費未爲廣也。而能使所在卒伍。皆爲精兵。豈非國家之大利耶。嘗觀李牧爲趙守邊。日擊數牛饗士。以歲計之。不勝其費矣。而無所靳惜。蓋振作士氣。義所當然。況當技藝既精。而無以旌別之。可乎。雖然。善其藝者。末也。善其心者。本也。古人教人。豈徒取其能而已哉。迪以忠孝。勉以信誠。赴赴武夫。足爲腹心。羣驍諸御。皆知禮義。是則可貴焉爾。秦誓曰。受有臣億萬。惟億萬心。予有臣三千。惟一心。教戒之久。此心純一人。可仗。此王者之師也。誰得而敵之。嗚呼。今爲軍帥。爲郡將者。盍亦究心于此乎。

論民兵

養兵之費。蠹財甚矣。而不得不養者。惟民無以衛。而國無以立也。嗚呼。盍亦求夫財用不耗。而自足以衛民立國者乎。古者兵出于民。戰攻守禦之具。盡在于人事。耒耜耨耨者。其行馬蒺藜也。馬牛車輿者。其營壘蔽櫓也。鋤耰其矛戟也。蓑蓐簞笠。其甲冑干盾也。鑊鉞斧鋸杵臼。其攻城器械也。此太公對武王語也。推此類具言之。且曰田里相伍。其約束符信也。里有吏。官有長。其將帥也。豈非兵民爲一之良法美意歟。擇其可教者而教之。軍旅之事。一人學戰。教成十人。十人學戰。教成百人。自百而千。自千而萬。雖至于百萬可也。何患其無精兵耶。今日沿邊郡邑。有弓弩手。有山水寨。有義勇。有保捷。皆民之能爲兵者也。生長邊陲。體力堅悍。固已有可用之實矣。矧復有傑然于中者。世目之曰土豪。聲燄所加。靡然從之。皆爲部曲。誠心以待之。恩禮以結之。平居減其租稅。臨事給以資裝。豈有不爲吾用者哉。周亞夫之伐七國也。得劇孟。喜曰。吳楚舉大事。而不求劇孟。吾知其無能爲也。孟一俠士爾。吳楚失之而輕。亞夫得之而重。衆中之傑。非他人匹也。然則今日之土豪。可不加厚哉。厚之者。不過數人。而從之者。不勝其衆。苟卿所謂。若挈裘領。詘五指而頓之。順者不可勝數。得處事之要矣。因其徒衆。教之武藝。區別其能否。而勸沮加焉。皆精卒也。昔李抱真籍民爲兵。免其租徭。足爲農人之利。給以弓矢。不爲私家之費。習射于農隙。則不妨田功。賞罰于都試。則有以懲勸。而三丁選一。合于成周其民可任之數。比及三年。得精兵二萬。不費廩給。雄視山東。嗚